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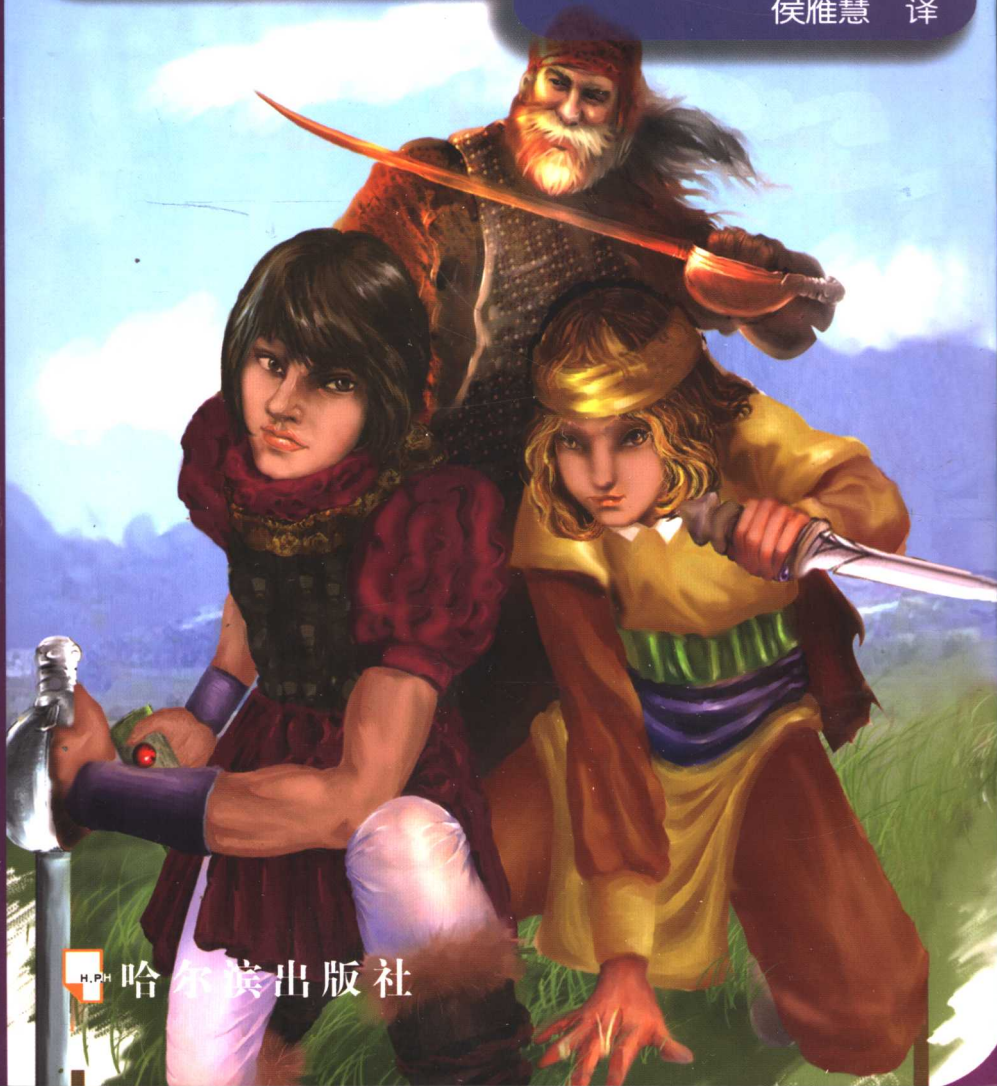


成长故事

失踪的小王子

THE LOST PRINCE

[美] 弗朗西丝·伯内特 著
侯雁慧 译



哈尔滨出版社

失踪的小王子

[美] 弗朗西丝·伯内特 著
侯雁慧 译

哈尔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失踪的小王子 / (美)伯内特著;侯雁慧译. - 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6.1

(金海豚经典译丛)

ISBN 7-80699-575-7

I. 失... II. ①伯...②侯... III. 童话-美国-现代 IV. I712.8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115965号

责任编辑:马永波 殷宏伟
封面设计:顾群业 吴俊杰
插图:顾群业

失踪的小王子

(美)伯内特 著
侯雁慧 译

哈尔滨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动力区文政街6号
邮政编码:150040 电话:0451-82159787
E-mail:hrbcbs@yeah.net
网址:www.hrbcbs.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黑龙江省教育厅印刷厂印刷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48 插图 84 幅 字数 1038 千字
2006年1月第1版 2006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699-575-7/I·170
定价:82.80元(全6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举报电话:0451-82129292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黑龙江大公律师事务所徐桂元 徐学滨

目 录

第一章	费尔伯特七号的新寄宿者	1
第二章	一个世界小公民	6
第三章	失踪的王子的传说	12
第四章	老鼠	20
第五章	沉默仍然是命令	32
第六章	军事训练和秘密党	39
第七章	“灯亮了”	52
第八章	激动人心的游戏	59
第九章	“这不是游戏”	66
第十章	老鼠和萨马维尔	73
第十一章	“跟我来”	80
第十二章	“只是两个孩子”	84
第十三章	马可遇见一个萨马维尔人	93
第十四章	马可没有回答	104
第十五章	梦里的声音	115
第十六章	老鼠去营救	119
第十七章	“是个糟糕的信号”	123
第十八章	“城市和面孔”	127

第十九章	“那是一个”	135
第二十章	马可去歌剧院	144
第二十一章	“救命啊!”	151
第二十二章	守夜	165
第二十三章	银号角	176
第二十四章	“我们怎么找他?”	187
第二十五章	夜晚的声音	194
第二十六章	穿越边境	205
第二十七章	“是失踪的王子! 是爱弗!”	215
第二十八章	“外卖! 外卖! 外卖!”	221
第二十九章	夜晚和早晨	229
第三十章	游戏接近尾声	238
第三十一章	“斯蒂芬·劳瑞斯坦的儿子”	245



第一章

费尔伯特七号的新寄宿者

伦敦有些地方有很多阴暗、破旧、丑陋的房子，但要数费尔伯特地区最阴暗、最破旧了。据说这里曾经很吸引人，但是因为太久远了，谁也不记得了。它位于一片阴暗狭窄、无人在意、灰蒙蒙的公园后面。公园破旧的铁栏杆隔开了交通拥挤的公路，轰隆隆的汽车、出租车、运货马车和敞篷车呼啸而过，来来往往的人们衣衫褴褛，好像不是去辛勤劳作，就是刚干活回来，要不就是急忙去找活干，免得饿肚子。房子前面的砖墙被烟熏黑了，几乎所有窗户都很脏，有些挂着脏兮兮的窗帘，有些则连窗帘也没有。原本打算种花的条形空地被踩得光秃秃的，连野草都不长。其中一块地成了放石头、切割机的院子，里面摆着待售的廉价纪念碑、十字架和石板，其墓志铭以“庄严的纪念”开篇。另一块地上堆着一堆堆旧木材，还有一块地展示二手家具：有腿不稳当的椅子、从漏洞里钻出马毛的沙发和沾有污渍或破裂的镜子。房子里面和外面一样阴郁，每间房子都极其相似。入口处一条黑暗的过道通向去卧室的狭窄楼梯和去地下厨房的狭窄台阶；后卧室面向熏黑的石板小院，瘦骨嶙峋的猫要么在那里掐架，要么蹲在砖墙上，期待着阳光；前面的房间可以俯瞰喧闹的街道，轰隆声和喧闹声不时地从窗户传进来。即使最晴朗的日子，这里也很破旧，一点儿生气也没有，要是赶上雾天或雨天，就更没人去了。



失踪的小王子

至少，一个男孩儿早上站在铁栏杆旁，看着过往的行人时是这么想的。故事从这天早上开始，也正是这天早上，父亲带着他住进了七号房的后卧室，成了一名寄宿者。

他大约十二岁，叫马可·劳瑞斯坦，是那种人们看过一眼还想看第二眼的男孩儿。首先，他很高大，要比实际年龄高得多，身体也特别结实，宽肩膀，长胳膊、长腿，很有劲。他听惯了人们见到他说“好个帅气的少年”，也习惯了他们总是瞧他的脸。这张脸不是英国式的也不是美国式的，颜色很暗。他的长相特点鲜明，黑黑的头发像块席子盖在了脑袋上，深陷的大眼睛，睫毛又厚又直又黑。正如人们想像的那样，他并非英国式的男孩儿，因为细心的人一看到那张脸上的沉默表情就会感到震惊，这种表情意味着他话不多。

早晨，他站在铁栏杆前，正想着什么，可那张十二岁的脸上一点儿孩子气也没有，这种表情特别引人注目。

他正想着自己、父亲和老军仆拉扎勒斯过去几天里，从俄国到这里的漫长而匆忙的旅行。大家挤在一个差不多三等的火车厢里，匆忙穿越欧洲，好像有要紧或可怕的事在驱赶着他们，现在他们到了这个地方，在伦敦安顿下来，似乎会在费尔伯特七号一直待下去了。然而，他知道他们可能只会住上一年，可能在某个夜里，父亲或拉扎勒斯同样会把他从睡梦中摇醒对他说：“起来！快穿好衣服，我们这就得走。”过些天，他可能会在圣彼得堡、柏林、维也纳，也可能在布达佩斯，大家挤在一个和费尔伯特七号一样的小破房子里，既破旧又不舒服。


他心里想着这些，看着过往的车辆，手掠过前额。奇怪的生活和与父亲的亲密关系让他比实际年龄大很多，但他毕竟只是个孩子，事情的神秘有时会对他产生很大影响，令他陷入深深的疑惑中。

在他知道的所有国家里，还从没见过哪个男孩儿的生活和他的生活有一点点相似。别的孩子有家，在那里度过了一年又一年。他们按时上学，一起玩耍，公开谈论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及有趣的旅行；但是，他在一个地方待久了，能和一些男孩儿做朋友时，他却知道决不能忘记自己的存在是个秘密，他的安全建立在自己的沉默和判断力上。

这是由于自己向父亲许下了诺言。这些诺言是他必须要记住的，也是与父亲相关，他惟一后悔的一件事。他想到这个，向上甩了一下黑脑袋。哪个男孩儿也没有这种父亲，哪个也没有。他的父亲是他的偶像和长官。他总是看到父亲的衣服破旧不堪，但是尽管衣服破旧了，布料磨损了，他却认为自己的父亲站在众人之中，比最引人注目的人还要出众。父亲走在大街上，人们转过来看他的频率比看马可的频率还高，男孩儿感觉这好像不只是因为父亲是个英俊、脸色黝黑的高大男人，而是因为不知为什么他好像生来就是个长官，谁也不会有不服从他的想法；但是马可从没见过他指挥过谁。他们一直很穷，衣衫褴褛，经常食不果腹，但是不管在哪个国家，也不管他们藏身在哪个黑暗的地方，马可见到的那几个人对他都很顺从，他在场时不命令他们坐下，他们几乎总是站着。

“这是因为他们知道他是个爱国者，爱国者是受人尊敬的。”男孩儿告诉自己。

马可希望自己是爱国者，他没有见过自己的国家，却很了解它。从他立下誓言的那天起，父亲就对他讲过。父亲通过帮他学习那些奇怪、详细的地图——城市地图、山脉地图和道路地图，来教他了解它。他给他讲故事，有统治者对人们犯下的罪行，有人们吃的苦和为解放进行的斗争，最重要的是人们不可征服的勇气。他们在一起讨论它的历史时，马可的热血在血管里沸腾。通过父亲的眼神，他知道父亲的热血也沸腾了。



失踪的 小王子

他的同胞们遭到了杀害和掠夺，成千上万的人死于贫穷和饥饿，但他们的灵魂从没被人征服过，在被镇压和奴役的岁月里，他们从没放弃斗争，去争取自由，争取像几个世纪前的萨马维尔人那样无拘无束的生活。

“我们为什么不在那里生活？”立下誓言那天马可喊道，“怎么不回去和他们斗争？我长大了要当战士，为萨马维尔而死。”

“为了萨马维尔，我们必须活着，夜以继日地工作。”父亲回答，“隐藏自己，强健我们的体魄，动用我们的脑子，学习对我们的人民和国家有用的事。即使被放逐者也可能是萨马维尔战士。我是，你也必须是。”

“我们是被放逐者？”马可问。

“是的。”他回答，“但是尽管我们从没踏上萨马维尔的土地，却必须把自己的生命献给它。我从十六岁起，就在奉献自己的生命了。我会一直如此，直到死去。”

“您在那里生活过吗？”马可问。

父亲的脸上掠过一种奇怪的表情。

“没有。”父亲回答后就不再说话了。马可看着他，知道决不能再问这个问题了。

父亲接下来说的就是那些誓言了。马可那时还很小，却知道誓言的严肃性，觉得自己像个大人，得到了荣誉。

“等你长大了就会知道自己想知道的所有事了。”父亲说道，“现在你还是个孩子，不能有什么思想负担，可是也得做自己该做的那部分。小孩子有时会忘记话语的危险性，你得发誓决不能忘了这个。如果你有了玩伴，不管在哪儿都得记住对很多事要保持沉默，决不能提起我是干什么的，也决不能提起你生命和其他男孩儿不同的那些事。你得时刻记住有个秘密，不一定哪句蠢话就把它泄露了。你是萨马维尔人，宁可死

上几千次也不泄露这个秘密。你得学会像战士那样绝对服从，不问任何问题。现在立个忠贞的誓言吧。”

父亲从椅子上起身，走到房间一角，跪了下来，翻开地毯，掀起木板，从下面拿出一把剑。他回到马可那里，把剑从剑鞘里拔了出来。男孩儿结实的小身子僵硬了，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眨巴着深陷的大眼睛。他就要像大人那样，拿着剑，立下忠贞的誓言了。马可了解在逝去的漫长岁月里，和他具有同种血缘的人们在拿着剑和敌人对抗，因此他张开小手，又紧紧地攥了起来，但这些他并没察觉到。

父亲把剑递给他，笔直地站在他前面。

“一句句跟我念。”父亲命令道。

父亲念一句，马可重复一句，声音很大、很清晰。

“这手中的剑——为萨马维尔！”

“这赤诚的心——为萨马维尔！”

“我敏捷的目光，灵活的头脑，我生命的全部——为萨马维尔。”

“我为萨马维尔成长。”

“感谢上帝！”

父亲把手放在马可的肩膀上，黝黑的脸满是骄傲，说道：“从现在起，你我就是并肩作战的同志了。”

从那天起一直到站在费尔伯特七号的破铁栏杆旁，马可时刻记着这个誓言。



第二章

一个世界小公民

马可曾不止一次去过伦敦，但却从来也没到过费尔伯特地区的出租房。他知道第二次或第三次到了一个城镇或城市时，自己会被带到位于某个陌生角落的房子里，再也不会看到以前见过的那些人了，因此，很容易就断绝了和那些稍微熟悉的、衣衫褴褛、贫苦的孩子的联系；但是父亲从来也没有阻止过他认识陌生人，甚至还告诉过他不想让他远离其他男孩儿是有原因的。他和其他男孩儿之间的惟一障碍就是自己必须对流浪到一个又一个国家的事保持沉默。别的穷孩子不常去旅行，因此孩子话中也没什么可省略的，他可不能提及自己的旅行。在俄国，只能提及俄国的地方、人物和风土人情；在法国、德国、奥地利或英国也必须如此。马可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学会了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和俄语，好像成长在语言的变换中。他熟悉这些语言，就像熟悉母语一样，几乎分不出到底更熟悉哪个；但是他却记得，不管偶然待在哪个国家，父亲总是不遗余力地矫正自己的发音和说话方式。

“不管在哪个国家，你决不能像个外国人，”父亲对他说，“不像外国人很有必要。在英国，你决不能懂法语、德语或其他语言，只能懂英语。”

马可七八岁时，一次一个男孩儿问起他父亲的工作。

“他爸爸是个木匠，他问您是不是木匠。”马可讲给父亲

听，“我说不是。他又问您是不是鞋匠，另一个男孩儿说您可能是砖匠或裁缝。我不知道该怎么告诉他们。”他当时正在伦敦街上玩，小脏手使劲摇着父亲的胳膊，“我想说您和他们的父亲不一样，一点儿也不一样。我知道虽然您也很穷，但您和他们不一样。您不是砖匠，也不是鞋匠，您是个爱国者。您不能只当个砖匠，不能的！”他昂着小黑脑袋，说得很有气势，带着奇怪的愤慨，眼睛里满含愤怒。

父亲用手捂住他的嘴。

“嘘！嘘！”父亲说，“把谁当成木匠，或者说他能做出好衣服，就是侮辱他吗？我要是能做衣服，我们穿得会比现在好；我要是鞋匠，你就不用露着脚趾头到处走了。”他笑了，马可看到他高高地昂着头。父亲把手放在他肩膀上，目光闪亮。“我知道你没有告诉他们我是个爱国者。”他把话说完，“你怎么和他们说的？”

“我想起您差不多总是写东西或者画地图，所以说您是个作家了，可我不知道您写什么。还有，您说过那是个差劲的活计，有一次我听到您和拉扎勒斯说的。这么告诉他们对吗？”

“对。如果有人问的话，就这么说。不少可怜的伙计写了许多作品，却赚不着钱。我是个作家，也没什么奇怪的。”

父亲如此回答他，所以此后一旦有人问起父亲是干什么的，马可就会毫不费力、煞有介事地说他靠写作为生。

每到一个陌生地方，最初几天，马可经常会走很多路。他身体很结实也不觉得累，何况他高兴在不知名的街上闲逛，看看商店、房屋和人。他不只在大道上转，还喜欢去岔道、古怪荒芜的广场，甚至庭院和小巷里转。他常停下来看干活的人，如果这些人友好，他还会和他们聊聊天。这样他在闲逛中认识了很多人，学到了很多。他喜欢碰到音乐家，从一个年轻



失踪的 小王子

时唱歌剧的老意大利人那里，他学会了用悦耳的童音唱很多歌曲。他了解了好几个国家的很多歌曲。

第一天上午很无聊，他想找点事做或者跟谁说说话。不管什么时候，无事可做都会让人很压抑，对一个高大健康的十二岁男孩儿可能更是如此。他觉得自己看到的伦敦一角马里波恩路是个可怕的地方：阴暗、破旧、到处是表情沉闷的人们。他不是第一次看到这种场面，所以觉得自己该干点什么。

他在大门处突然转身朝房间走去，来到后面四楼一个阴暗小房间里和拉扎勒斯说话。

“我要去散步。”他宣布道，“我父亲要是问的话，麻烦你告诉他。他很忙，我不想打扰他。”

拉扎勒斯正在补一件旧大衣，他经常补东西，有时还补鞋。看到马可说话，他马上站起来回答。他很固执，特别在意一些行为举止，只要马可的父亲和马可在，他无论如何也不会坐着的。马可觉得一定是因为他当过兵，受到过严格训练。他知道父亲为了让拉扎勒斯改掉他们讲话时敬礼的习惯，着实费了不少工夫。

一次，马可的父亲经过出租房的破铁门时，拉扎勒斯不自觉地站在那儿敬了个礼，马可听到父亲近乎严厉地对他说：“也许只有告诉你这不安全，你才能让自己记住——这不安全！这样会让我们很危险！”

这显然让这个好伙计有了记性。马可记得他当时脸变白了，狠狠地敲着脑门，用方言一股脑地说出很多忏悔、恐惧的话；但是，他尽管不在公共场合行礼了，却没省略别的尊重和礼仪。男孩儿习惯了自己只是个衣衫褴褛的小伙子，也习惯了这个在他面前“打立正”的老士兵缝补自己的衣服，同样习惯了这种礼遇。

“是，先生。”拉扎勒斯回答，“您想去哪？”

马可轻轻皱了皱眉，试着唤起上次来伦敦的模糊记忆。

“我以前来这儿，去过很多地方，见过很多东西了，我得再学学那些记不太清的街道和建筑物了。”

“对，先生，”拉扎勒斯说，“是有很多地方和东西，我也忘了。上次来这儿，你才八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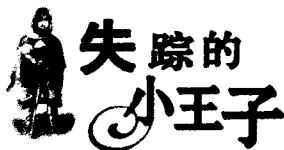
“我想去找皇宫，在街上走走熟悉一下街道名字。”马可说。

“是，先生。”拉扎勒斯回答，这回他行了个军礼。

马可像个年轻的军官，举起右手回礼。也许大多数男孩儿做这种动作会很笨拙或者像在表演，但他从小就习惯了，因此做起来很自然、很随意。他见过军官在街上碰见士兵行礼会回礼；见过亲王坐马车经过岗哨的场面；见过很多令人敬畏的要人在通过喝彩的人群时默默地举手行礼；还见过很多皇室成员和皇家盛典，但他一直都是人群边上一个衣衫褴褛的男孩儿。可是不管多穷，一个去过很多国家、积极向上的男孩儿也会日益熟悉皇室和宫廷外的世界。马可曾站在欧洲的大路上，看着来访的皇帝前后簇拥着金光闪闪的士兵经过，知道不同首都中岗哨位于国王或亲王宫殿前什么位置。他经常见到一些皇室成员在特别安静和无人注意的马车经过时随时敬礼。

“你知道这些很好。仔细观察并试着记住这些面孔和所处的环境，这样很好。”父亲说，“如果你是年轻的王子或被训练做外交官，有人会教你语言优雅，教你观察记住人和事的。这种观察会是最实用的成就，也是最强大的力量，对谁都很实用，不管是衣衫褴褛的贫苦少年，还是在皇宫里的人。你无法按常规接受教育，得从旅行和世界中学习，决不能错过或忘记任何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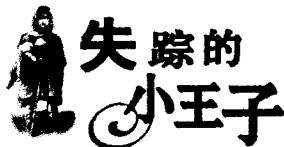
是父亲教会他每件事，让他学会了很多东西。父亲有能力让所有事情有趣得令人着迷，马可觉得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



失踪的 小王子

们并不富裕，不能买很多书，但父亲知道所有大小城市的财富和资源。父亲和他一起穿过充满世界奇迹的长长画廊，几个世纪以来，一排排人带着崇拜的眼神仰面从这里走过。父亲能讲述画家的生存、劳动、感觉、痛苦和劳作，好像这些古代大师并没有化成尘埃，所以男孩儿很熟悉他们，意大利人、德国人、法国人、荷兰人、英国人和西班牙人，就像熟悉生活过的大部分国家。对他来说，他们不只是古代大师，而是挥舞美丽之剑，高举光明之灯的伟人。父亲无法经常陪他去充满艺术美景或故事的画廊、博物馆、图书馆或与历史相关的地方，但第一次却都是父亲领着他去的。此后，马可自己会去很多次，一点点熟悉这些世界奇迹。他知道父亲希望自己试着观察事物而且不忘记。这些地方是他的教室，奇怪丰富的教育是他生命中最有趣的一部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能准确地知道伟大的画家伦布兰特、范戴克、鲁宾斯、拉菲尔及哈尔斯的画挂在哪里，知道哪幅作品在什么地方，维也纳、巴黎、威尼斯、慕尼黑或是罗马。他知道很多事情，包括绚丽的王冠宝石、旧盔甲、古代工艺和从古老的德国城下挖出的罗马遗址。不管哪个男孩儿“自由日”去博物馆或宫殿里游玩，都会看到这些，但是如果生活丰富，不这么孤独，这个孩子就不会像他这样把全部心思都放在看到的東西上，也不会下决心记住这些东西，好随时想起来。马可没有玩伴，也没有玩具，所以从小就把在画廊、仓库或古代遗址（不管它们叫不叫博物馆）的闲逛当做游戏。他总是盼着“自由日”，那时候就能爬上大理石台阶，不交门票进去了，在里面能看到很多衣着朴素或是破旧的人，却很少见到他这么小却没大人陪着的孩子。他举止从容，衣着整洁，经常有人盯着他看。他自创的游戏既有趣又简单：晚上和父亲坐在一起谈论自己见到的东西，看看能记得并清晰地描述出多少。这些夜晚的谈论是他觉得最幸福的事。那时他

一点儿也不觉得孤单，父亲深邃的眼睛古怪深沉，每次注视他时，他都特别舒服，特别满足。有时，他会带回一些粗糙的草图，问些问题，父亲总能把他想知道的事以完整的故事形式讲给他听，内容精彩丰富让他忘不了。



第三章

失踪的王子传说

马可走在街上，想着其中的一个故事。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时，马可还很小，但它牢牢地吸引了他的注意力，因此他以后经常提起来。这个故事实际上是萨马维尔漫长历史的一部分，所以马可才喜欢的。拉扎勒斯经常讲给他听，有时还会增加很多细节，但父亲讲得更加惊险逼真，因此他还是喜欢听父亲讲。从俄国启程后，他们被迫在一个路边站等了一个小时。他觉得这段时间很漫长，父亲和他讨论过这个故事。父亲总能找到类似的方式度过艰难难熬的时间。

“好个帅气的少年，他是外国人，”一天早上，马可经过时听到一个人对同伴说，“像波兰人或俄国人。”

这让他想起了失踪的王子故事。他知道大多数管他叫“外国人”的人甚至没听说过萨马维尔，那些偶然想起它的人，也把它当成讨厌的小国，觉得它在地图上太小了，让那些周边大国感觉必须控制它，帮它维持秩序，并侵占它的领地，但事实并非总是如此。它是个很古老很古老的国家，几百年前曾因美景、和平及财富闻名遐迩，常有人说它是世上最美丽的地方，还有个最流行的萨马维尔传说，说它是伊甸园遗址。在逝去的世纪里，这里的人民身材高大，体形优美，强壮有力，像一群高贵的巨人，过着田园般的生活，富饶的庄稼和庞大的牧群令那些不富饶的国家嫉妒。牧人中有些吟游诗人，走在羊